

鲁迅

文集

导读本

「华盖集」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鲁迅文集

第⑧卷

华
盖
集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华 盖 集

题 记	(3)
一九二五年	(7)
咬文嚼字 (一至二)	(7)
青年必读书	(10)
忽然想到 (一至四)	(12)
通 讯	(18)
论辩的魂灵	(25)
牺牲谟	(28)
战士和苍蝇	(33)
夏 三 虫	(35)
忽然想到 (五至六)	(38)
杂 感	(43)
北京通信	(47)
导 师	(51)
长 城	(54)

忽然想到（七至九）	(56)
“碰壁”之后	(62)
并非闲话	(69)
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	(75)
咬文嚼字（三）	(79)
忽然想到（十至十一）	(81)
补 白	(91)
答 KS 君	(100)
“碰壁”之余	(104)
并非闲话（二）	(110)
十四年的“读经”	(114)
评心雕龙	(119)
这个与那个	(123)
并非闲话（三）	(131)
我观北大	(138)
碎 话	(141)
“公理”的把戏	(145)
这回是“多数”的把戏	(152)
后 记	(156)

华盖集

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五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。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。

题 记

本篇为鲁迅杂文集《华盖集》的自序，作于1925年12月31日，载于1926年1月25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期。

1924年1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，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，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。1925年，在党的指引下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，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，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对抗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在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的同时，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，妄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。本书所收杂文，是鲁迅“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”，也是他1925年战斗的实绩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些杂文的锋芒似乎是指向个人，或执滞于几件小事，但实质上是针对帝国主义、北洋军阀以及依附于它们的所谓学者文士、正人君子，

“实为公仇，决非私怨。”

鲁迅在《题记》中回顾了一年来的“运交华盖”的遭遇，阐明自己写作杂文不是为了进入“艺术之宫”，而是为了参加现实斗争，“乐则大笑，悲则大叫，愤则大骂”。《题记》中还殷切希望中国的青年也站出来，“对于中国的社会，文明，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”。文中“伟大的人物”，是指释迦牟尼（前565～前486），佛教创始人。“正人君子”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、陈西滢等，他们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，为北洋政府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，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。《莽原周刊》是鲁迅创办和编辑的文艺刊物，旨在引些新的批评者来，“撕去旧社会的假面”。“绿林书屋”是鲁迅对自己书室的戏称。“绿林”即绿林好汉，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者，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某些人，曾辱骂鲁迅等一些反对章士钊、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师为“土匪”、“学匪”，鲁迅有慨于此，遂戏称自己的书室为“绿林书屋”。

*

*

*

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，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，竟比收在《热风》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。意见大部分还

是那样，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，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，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，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。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。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，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。

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，观照一切，历大苦恼，尝大欢喜，发大慈悲。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，坐古树下，静观默想，得天眼通，离人间愈远遥，而知人间也愈深，愈广；于是凡有言说，也愈高，愈大；于是而为天人师。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，但至今还在地上，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，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，立论都公允妥洽，平正通达，像“正人君子”一般；正如沾水小蜂，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，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，但也自有悲苦愤激，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。

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，又是一个常人，能够交着“华盖运”。

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，不过听老年人说，人是有时要交“华盖运”的。这“华盖”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“镬盖”了，现在加以订正。所以，这运，在和尚是好运：顶有华盖，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。但俗人可不行，华盖在上，就要给罩住了，只好碰钉子。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，就碰了两个大钉子：一是为了《咬文嚼字》，一是为了《青年必读书》。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，收了一大捆，至今还塞在书架下。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，文士，正人，君子等等，据说都是讲公话，谈公理，而且深不以“党同伐异”为然的。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，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，——但这自然是为“公理”之故，和我的“党同伐异”

不同。这样，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，只好“以待来年”。

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。那好意，我是很感激的，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。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，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，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官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，倒不如不进去；还是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飞沙走石，乐则大笑，悲则大叫，愤则大骂，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，头破血流，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，觉得若有花纹，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。

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，单是中国，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，我竟往往没有论及，似乎无所感触。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，对于中国的社会，文明，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，因此曾编印《莽原周刊》，作为发言之地，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。在别的刊物上，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，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。

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，深得这夜将尽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，而我所获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。但是我并不惧憚这些，也不想遮盖这些，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，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。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，会知道这意思。

我编《热风》时，除遗漏的之外，又删去了好几篇。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，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，几乎都在这里面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，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。

一九二五年

咬文嚼字

本篇作于1925年1月8日和2月10日，最初分两次发表于同年1月11日、2月12日北京《京报副刊》。本文讽刺当时翻译界的两种不正常现象：一种是“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”，却偏偏标榜“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”，另一种是“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”，却偏偏标榜“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”。鲁迅通过对这两种不正常现象的批评，含蓄地指出封建传统思想在当时虽已受到“五四”新思潮的冲激，但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的。文中的“Gogol”即果戈里，俄国著名小说家；“Whide”即王尔德，英国诗人和戏剧家；“D' Annunzio”即邓南庶，意大利作家；“Holz”即何尔兹，德国诗人和小说家；“Gorky”即高尔基，苏联革命作家；“Galsworthy”即高尔斯华绥，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。《百家姓》是

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启蒙课本，集姓氏为四言韵语，以便诵读。仓颉，传说是黄帝的史官，汉字的创造者。

*

*

*

—

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，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：加些草头，女旁，丝旁。不是“思黛儿”，就是“雪琳娜”。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，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，却和中国一样的，——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。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，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蓀，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姬纹，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，特别写成妥姝丝苔也。

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，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：**Gogol** 姓郭；**Wilde** 姓王；**D'Annunzio** 姓段，一姓唐；**Holz** 姓何；**Gorky** 姓高；**Galsworthy** 也姓高，假使他谈到 **Gorky**，大概是称他“吾家 **rky**”的了。我真万料不到一本《百家姓》，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。

一月八日。

二

古时候，咱们学化学，在书上很看见许多“金”旁和

非“金”旁的古怪字，据说是原质名目，偏旁是表明“金属”或“非金属”的，那一边大概是译音。但是，鏐，鎡，锡，错，砂，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，总须附加道：“这回是熟悉的悉。这回是休息的息了。这回是常见的锡。”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，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。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，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，也更难了，几个字拼合起来，像贴在商人账桌面前的将“黄金万两”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。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。我想，倘若就用原文，省下造字的功夫来，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，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。

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：辟才胡同，乃兹府，丞相胡同，协资庙，高义伯胡同，贵人关。但探起底细来，据说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绳匠胡同，蝎子庙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门关。字面虽然改了，涵义还依旧。这很使我失望；否则，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“弩理”，或是“努礼”，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，不必再愁什么了。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，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。

二月十日。

青年必读书

——应《京报副刊》的征求

本篇写于1925年2月10日，载于同年2月21日《京报副刊》。

1925年1月4日《京报副刊》请当时学术界、教育界知名人士为青年推荐必读书。梁启超、胡适等人借机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“经典”，列为“青年必读书”，诱导青年脱离实际，脱离革命的群众运动。针对这种情况，鲁迅在本文中提出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”，“青年最要紧的是‘行’，不是‘言’”，引导青年参加变革现实的反帝反封建运动。鲁迅后来谈到：“我主张青年少读，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，乃是用许多痛苦换来的真话，决不是聊且快意，或什么玩笑，愤激之辞。”《京报副刊》是1924年12月创办的一种副刊，

由孙伏园编辑。《京报》是邵飘萍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，1926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。

* * *

青 年 必 读 书	从来没有留心过， 所以现在说不出。
附 注	但我要趁这机会，略说自己的经验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—— 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尸的乐观；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 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 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是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 (二月十日。)

忽 然 想 到

本篇作于1925年1月15日至2月16日，最初分四次发表于同年1月17日、20日，2月14日、20日《京报副刊》。

文章抨击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种种守旧、复古的现象，指出那些“决不攻难古人，摇动古例”的“伶俐人”是社会改革的惰力，“他们生存着的时候，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”。鉴于辛亥革命的果实早被篡夺，烈士们的鲜血被人踏灭，鲁迅呼吁“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”！文中“康圣人”指康有为（1858～1927），清末维新运动领袖，后坚持君主立宪，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。《苦闷的象征》是日本厨川白村著的文艺论文集，曾由鲁迅译为中文于1924年出版。“二十四史”指清代乾隆时“钦定”为“正史”的从《史记》到《明史》等二十四部史书。李自成（1606～1645）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，

1629年起义，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国，同年攻入北京，后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李率兵败退出京，次年被害。

* * *

—

做《内经》的不知道究竟是谁。对于人的肌肉，他确是看过，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，没有细考校，所以乱成一片，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。宋的《洗冤录》说人骨，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；老件作之谈，也有不少胡说。然而直到现在，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，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：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。

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？相传古人壮健，尧舜时代盖未必有；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。我幼时曾经牙痛，历试诸方，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，但也不过麻痹片刻，不是对症药。至于拔牙的所谓“离骨散”，乃是理想之谈，实际上并没有。西法的牙医一到，这才根本解决了；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，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。牙痛了二千年，敷衍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，别人想出来的，却又不肯好好地学：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。

康圣人主张跪拜，以为“否则要此膝何用”。走时的腿的动作，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，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